

雪 小 之 声 红

陈丽斌

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,终究是携着北风的凛冽,洋洋洒洒地落了下来。伫立窗前,看雪片掠过楼宇的棱角,吻过光秃秃的树梢,将天地晕染成一片素白,我心底忽然漫起一阵熟悉的苍凉。这雪,多像萧红笔下那片飘落在呼兰河上空的雪,清冷里藏着沉甸甸的人生况味。

泡一杯红茶,琥珀色的茶汤里漾着暖意,与窗外的冰天雪地形成了鲜明的对照。暖气在室内汩汩地流淌,烘得人四肢百骸都懒洋洋的,可目光掠过楼下,看着那些缩着脖子、踩着积雪匆匆赶路的行人,心头还是忍不住泛起一丝惆怅。每个人的肩头,似乎都扛着一肩无人知晓的凄冷与孤独,这份藏在风雪里的孤寂,让我不由得想起萧红,想起她笔下那被大雪浸透的呼兰河,想起她颠沛流离的一生。

《呼兰河传》开篇的冬天,天空是灰色的,大雪整日飘飞,大地被冻得裂出一道道口子,那刺骨的寒意,仿佛能穿透纸页,直抵人心。我总觉得,萧红是把自己的一生,都融进了那场连绵不绝的雪里。她孤独、敏感,带着一身的倔强与执拗,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里,苦苦挣扎着想要寻得一处归宿。故乡、爱情、生命,她追逐了一生,却终究是两手空空,最后只能在文字里,为自己搭建一座精神的堡

垒。

曾几何时,读萧红的文字,只觉得满纸都是悲苦与沉重,不懂那字里行间的厚重与沉寂。直到走过了人生的几番风雨,经历了无数个冬日的寒凉,才渐渐读懂了她的文字,读懂了她的人生。

雪还在不停地下着,手中的红茶早已微凉,窗外一片洁白,将世间的悲欢离合都化作了微不足道的插曲。

忽然想起巴金先生那句“我只是一个看客”。此刻的我,何尝不是在窗边看雪落人间,看萧红的灵魂在文字里熠熠生辉。她把血泪悲欢都融进文字里,祖父的玫瑰、小团圆媳妇惨死时的风雪、呼兰河畔的烟火苍凉,都化作了冬日里的一簇火苗,照亮了每一个读懂她的人。

风卷着雪



花,扑打在窗棂上,发出细碎的声响。我推开窗,一股清冷的空气扑面而来,带着雪的清新与凛冽。伸手接住一片飘落的雪花,它在掌心转瞬即逝,化作一滴冰凉的水珠。我知道,这场雪终究会停,就像萧红的生命,终究会落幕。可雪融化之后,会滋养出一个生机勃勃的春天;而她的文字,会永远流传下去,在无数个冬日的清晨与黄昏,温暖着每一个读懂她的人。

雪依旧在下,思绪也如这雪花般,纷纷扬扬。一片片雪花从云端奔赴大地,完成一场生命的奔赴与消融。这场入冬的初雪,不仅是冬的礼赞,更是春的序章。而萧红,这位如雪花般清冷又热烈的女子,也会在文字里,永远地活着,活成无数人心中一道最苍凉也最璀璨的风景。

(作者单位:镇城底矿)

字句如露
轻轻地
滑入褶皱的心田

像暗夜里遇见星光
不喧哗
却照亮所有迷茫
去往盛夏的路一直空着
而它
却不急于诉说

只是
静静地
站立成一棵树
在风中
把根
扎进灵魂最深的地方

读着读着
自己成了
诗中未写完的句子
在停顿处重新开始呼吸

时光的擦痕处
看不到
任何文字

是一颗心与另一颗心
在纸上
轻轻应和而跳动出的火花

(作者单位:西曲矿)

王恩会

与诗为伴

我心中的安全

周永胜

安全是裤襻上的一串钥匙链,我们携带着,沉甸甸,硬邦邦,手里抓着,心里惦着,因为它通向爱的港湾!

安全是一条飞越千山万水的短信,我们呼吸着同样的空气,唱着同一首歌谣,放飞着同一个梦想!

安全是锅碗瓢盆与油盐酱醋的协奏曲,煤气灶的火苗,妻子轻快的脚步,儿女的“啧啧”声,演出一幕比一幕精彩。

安全是夜晚窗户上透出的剪影,那灯光、那笑声,还有那飘出的饭香。

安全是那声熟悉的敲门声,在那个时间,听那种声音。

安全是你熟悉的电话铃声。不管多远,也不管多近,有线无线,都牵着东一句、西一句的寒暄。

安全是墙角的晾衣架,挂满的衣裳虽然不值钱,但不能释怀的,是件件充满烟味、汗味的舒坦。

安全是旋转的车轮,载着旅途的祝福和希望的歌声,向前,向前。在目的地,我们有更多的亲朋好友等待、期盼。

安全是父辈的重托,呵护和责备永远在心田流淌,我们能够报答的就是茁壮成长。

安全是黎明的日出和黄昏的月牙,把劳作当作幸福,把汗水埋进土壤,把果实奉献给蓝天。

安全是脚手架上的欢歌,砖块、钢筋、大铁铲、水泥浆,城市在打工者的掌心里更加靓丽,生活节奏因他们而改变。

安全是深深的巷道,一双双深情的眼睛探望着,巷道多长,目光就有多远。

安全是轰鸣的岗位,娴熟的技巧,润滑的机床,飞射的弧光,辉映着一张张专注的脸!

安全是天,安全是地。星转斗移,长风如歌,我们纵情于山水田园,多少轮回,刻录着健康平安。

所有的祝福汇成一句话!安全,安全!

(作者单位:西曲选煤厂)

当平凡成为炬火

刘帅

读《平凡的世界》,像是在黄土高原的深秋里走了很长的路。合上

书时,心头没有激荡的悲喜,只有一种沉实的、温热的接纳——对命运粗粝质地的接纳,对人性微弱却执拗光亮的接纳。

书中田晓霞对少平说:“不要成为某种燃烧的牺牲品,要成为生活本身。”这句话照亮了整部小说的精神内核:真正的非凡,恰恰在于如何全然地活出自己的平凡。不是逃避黄土,而是在黄土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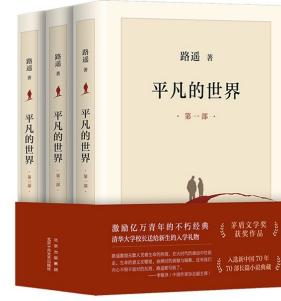
长出根系。我们每个人都活在某种“平凡的世界”里,被家庭、工作、环境的经纬线牢牢定位。少平与少安的故事之所以跨越时代依然灼烫,是因为它回应了每个普通人心内的诘问:当舞台如此狭小,当剧本早已写定,我们的演出

答:有的。就像双水村那些清晨担水的人,就像大牙湾煤矿深处永远有煤油灯亮着——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中,在具体而微小的承担里,人获得了最坚实的重量。

最后留在记忆里的,不是某个人物的结局,而是一种弥漫的氛围:黄土高原的风裹挟着煤尘与麦香,人们在命运的沟壑间辗转,跌倒,爬起,继续向前。他们可能永远走不出这片塬,但他们让每一步都踩出了自己的回响。

这或许就是平凡最深刻的力量。当千万盏煤油灯在各自的角落里亮起,再深的夜,也会有光。

(作者单位:晋兴能源公司)



是否还有意义?

路遥用百万字的篇幅给出了回